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李氏

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韓校

杭縣 吳汝霖 監造

丁輔之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陸象山先生全集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尤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極濟學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至於孟氏之特選氏之言仁至於歷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謂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天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國有之弗思耳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壞業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自無極而大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世幾情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蘇半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闡發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業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顯一倡羣和則說雷同如矮人才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費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襟襟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象山全集 敘

陸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眾星共焉地有泰岳而眾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也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尊有不尊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卿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富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為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為遠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痊者悟病者愈于咸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跋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遙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言了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心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論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接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綱不在茲乎燦然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歟先生之殁於二十年前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略先生之于持之伯微衷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為刊于倉司流布濂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為後學之師表歟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澤象山學者尊為象山先生云

宋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燾書

陸象山先生全集序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費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家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為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為之序簡自主富陽薄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偽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諱諱為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寥寥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敘如右

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書

象山陸先生文集敘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錄一帙所錄不無淺深之異此篇之首乃其高第弟子傅季憲嚴松年之所錄者潛齋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鸞鶴驚塵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楊敬仲門人陳雲書錄板費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丑金谿學者洪琳重刻文集於青田書院學順謙至京師請識其成於乎道在天地間古今如一人人同得賢知愚不自無豐饒焉能反之於身則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自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自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易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憫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於乎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言也

大元至治甲寅歲春三月咸邱後學吳澄敬撰

重修陸象山先生文集序

虞廷以十六字之心法衍道統而理學乃得承於後代理學者道統所由寄也
粵自孔孟既沒微言歇絕諸子百家之說紛紛競響或擇焉而不精或語焉而
不詳道其所道而非聖人之道迨濂溪周子出考遺經而得不傳之緒於以上
承先哲下開來學嗣是二程張朱相繼而起淵源授受表章六經而聖道燦然
復明金谿陸象山先生與朱子同時異壤一則主席鹿洞一則講學鵝湖當世
並稱朱陸觀其垂訓立教易從大抵欲人求放心以復其本然之體雖與朱子
宗主不同往反辯論而其躬行實踐期無愧於聖賢之道者則無不同也故考
陸者必參朱考朱者不廢陸陸集出自門人自宋迄今頗多散失臨川李穆堂
先生素佩陸於其家得王文成公校本若干卷爲之評點並詳註門人姓字里
居至是已百有餘年矣未經刊布庚辰秋先生之嗣孫邦瑞將攜其稿入都門
復而新之因子門下士汪生之旭請予爲序予惟陸子生當宋代理學名儒森
然林立而先生奮起草茅天資學力超然物表闡性命之微窮天人之蘊與濂
洛關閩並垂不朽雖一時未盡其用而後世得以存其說今讀其文凡斯道之
循環往復聖學之成始成終胥于是乎在將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
者莫不興起也先生有焉子固喜邦瑞之能承先志而又冀乎讀先生之書者
之當窺其致力之所存而不徒以尊德性爲見心之地也已

賜進士及第禮部尚書山陽後學瑟菴汪廷珍書於都門邸舍

文安公遺像



王大有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衆所迷學同顏氏好功與孟軻齊獻替心彌切
藩維政可稽儒宮儼遺像垂範自江西

袁蒙齋書作先生贊云即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
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

包揚作先生贊云辭蔓蝕真會當一正刻百家偽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
命一洗佛老的傳柳孟

陸象山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與胡季隨

與鄧文範

與李省幹

與曾宅之

與趙監

與姪孫濬

卷之二

書

與王順伯

與吳顯仲

與朱元晦

卷之三

書

與章伯虞

與張輔之

與曹立之

與黃元吉

與諸葛受之

與劉深父

與曹奘之

與黃日新

與喬得占

卷之四

書

與李德遠

得解見權郡

與諸葛誠之

與劉淳叟

與胡逢材

與彭世昌

得解見提舉

得解見通判

與王德修

與趙宰

與潘文叔

與曾敬之

與符舜功

與周廉夫

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與戴少望

與高應朝

與項平父

與徐子誼

與辛幼安

與呂子約

與舒西美

與楊敬仲

與舒元賓

與趙子直

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

與傅聖謨

與包顯道

與吳伯顯

與吳叔有

與傅子淵

與包詳道

與包敏道

與吳仲詩

卷之七

書

與勾熙載

與邵中孚

與張季忠

與朱元晦

與詹子南

與包顯道

與蘇宰

與彭子壽

與顏子堅

與胥必先

與吳仲良

與陳倅

與周元忠

與程帥

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與陳教授_二

與蘇宰

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

與楊守_三

與林叔虎

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_二

與張季海_二

與黃康年

與朱益叔

與涂任伯

與倪濟甫

與劉志甫

與江德功

與周元忠

與吳顯仲

卷之十一

書

與朱濟道_三

與傅季魯

與宋漕

與趙推

與錢伯同_二

與黃監

與陳君舉

與應仲寔

與張元鼎

與胡無相

與路彥彬

與董元錫

與黃彥文

與邵叔誼

與曾宅之

與詹子南_二

與吳子嗣_八

與陳宰_二

與李宰_二

與王順伯_二

與豐宅之

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_四

與陳正己_二

與張輔之

與倪九成

與劉伯協_二

卷之十三

書

與郭邦逸

與李信仲

與朱子淵_三

與羅春伯

與馮傳之

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與嚴泰伯_三

與羅章夫

與傅齊賢

與蔡公辯

與高應朝

與趙景昭

與尤廷之

與趙詠道_四

與張誠子

與饒壽翁_七

與張季悅_二

與黃循中_二

與郭邦瑞

與潘文叔

與薛象先

與鄭溥之

與朱元晦_一

與包敏道_二

與傅子淵

與廖幼卿

與晉必先_二

與張德清

與姪孫濬_四

卷之十五

書

與陶贊仲二

與孫季和

與唐司法

與傅克明

與章茂獻

與羅春伯

與薛象先二

與朱子淵

與劉漕

與吳斗南

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五

與張元善二

卷之十七

書

與張監二

與豐叔買

與鄧文範

與致政兄

與張伯信

與似濟

與沈宰二

卷之十八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荆門到任謝表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宜章縣學記

荆公祠堂記

經德堂記

貴溪重脩縣學記

武陵縣學記

本齋記

臨川簿廳壁記

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送官黃何尉序

送彭子壽序

送楊通老

贈吳叔有

贈俞文學

贈二趙

贈僧允懷二

贈曾友文

贈汪堅老

贈丁潤父

贈善輝咨

贈汪彥常

贈陳晉卿

示象山學者

贈金裕砌街者

贈湯謨舉

贈陸唐卿

贈疎山益侍者

贈劉李蒙

題新興寺壁

題翠雲寺壁

朱氏子更名字說

二張名字說

格橋齋說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記祚德廟始末

鄧文苑求言住中都

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四

易數張叔樞書
連叔成書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學說

論語說

孟子說

卷之二十二

雜著

史評二

雜說

卷之二十三

雜著

白鹿書院論語講義

大學春秋講義

荆門軍皇極講義

卷之二十四

雜著

第問十六

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駕六言

子規六言

贈化主

鵝湖和教授兄韻

揆張正應

游湖分韻得西字

送德麟監院歸天章和楊廷秀韻二首

送勾熙載赴浙西監

贈畫梅王文顯

書劉定夫詩軸

卷之二十六

文

祭岳伯恭文

代教授祭神文

謝雨文

望壇謝雨文二

東山刑鶴禱雨文

卷之二十七

行狀

教授陸公行狀

卷之二十八

誌銘

黃氏墓誌銘

陸公墓誌銘

黃夫人墓誌銘

葛致政墓誌銘

陸修職墓表

卷之二十九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解試

黃裳元吉黃繼元吉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省試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卷之三十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

智者術之原論

劉晏知取予論

常勝之道曰羊論

卷之三十一

程文

制科解試

賑濟解試

德仁功利省試

宋故吳公行狀

張公墓誌銘

黃公墓誌銘

楊承奉墓碣

吳伯顯墓誌銘

使民宜之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房杜謀斷如何論

政之寬猛孰先論

料敵解試

唐取民制兵建官省試

漢文武之治省試

卷之三十二

拾遺

好學近乎智

學問求放心

主忠信

毋友不如己者

人不可以無恥

思則得之

君子喻於義

求則得之

里仁為美

則以學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保民而王

續書何始於漢

策

卷之三十三

文安論議 孔壇撰

覆論了端 相撰

象山先生行狀 樓蘭述

卷之三十四

語錄

卷之三十五

語錄

卷之三十六

年譜

附學則辯

徐階著

陸象山先生全集目錄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孫邦瑞刊

書

與邵叔誼 江人問學於文安公

前日竊聞書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定命以世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得忘笑談之閒度越如此輔之切確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忽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真偽舉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為魯在柴愚師僻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凡能行唐周之時廉衢擊壤之民中林施

置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為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己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語言徒為藩飾而為機變之巧者又復翫魅魘賜其間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

陸明先生
答顧東橋
大段規規
千言轉發
陸子此書

之竟然辭
整不檢
言懶而
足者相
深德之
之先後
有界限
至無感
至於天
身自不
如劉張
身自不
空已於
下者則
同於所
者諸三
而不建
不待諸
與神而
後聖人
不感者
也

漢晉書
東野水也

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狃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杆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幾而多能然稷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屬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與曾子之諱 荆楚人師事文安公

曩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劍至止竟墮渺茫何耶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開猶子摺之計以歸內外撫棺視空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適值瀑流方壯噴玉噴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遍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羣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動既而霖澤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感份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感份皇恐示諭與章太博問答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錢其語言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而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為辨則有案底不至大訛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

龍教用心
七半則一

陸子論心
句句說理
而道學
說之法
其專必
精學於
必其不
必其如
有根如
抵為固
必其不
疑其後

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榮糾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動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榮耀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懼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為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皆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避而避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大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

陸子論心
句句說理
而道學
說之法
其專必
精學於
必其不
必其如
有根如
抵為固
必其不
疑其後

所謂與
於其
人之
言

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處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其實理事則其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即其言所謂言領行行領言周道之真文貌曰勝事實渾於意見典訓無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降書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卑非夫子即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詞子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渾然而不悟夫子既歿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矣況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為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屋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己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罪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圍圍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己不類反疑恐己不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牽舊習不肯棄捨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為智乎夫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為門人之戒又況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精養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言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鼓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曰嚴祗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

陸子其下
取脫履一
字而加之
專欲說渡
實可怪哉

克敬典詩言敬天之渝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
簡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
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
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為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
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履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
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
管從脫履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其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誤
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妥而居遲遲而來病條
不能變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
言真不我欺也

與胡季隨大時號魯谷五峯先生宏季子也季頤之子係之安公皆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深服嚮往丙午之夏吳山解舍相從越月以
識而為喜以款筆為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爭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
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
誦習傳除儲密積庸身以從事論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輒愈
篤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蕪蕪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
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
誠言左右能徹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為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
據以為驗稽以為決哉

二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
嘗學問妄肆持議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嘆足下嘗
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士人品固有不可
同其為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
此顯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日人
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宰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

顏子之志
在無代語
無他務正
是其說已
處此意惟
陸子知之
故其論如
此

德自命然其所以卒泯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
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歎氣質之美固絕人其遠子實非能知顏子者然亦
自知非儒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為邦之問當在問仁之
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
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恨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
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為己私也己之未克
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眾
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己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
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
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
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緬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
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
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
漫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愛耳況又未能
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
水也則無鑿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
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
乎陳子禽孫叔武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
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
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
理

與趙監諱少謙

垂論新工尤慰勤企頓寒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
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
之非由外鑠我也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
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難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感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為得哉鄧丞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二

社倉事自元晦建議幾年於此矣有司不復掛之牆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劾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查數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校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細故不自竭需公移之至續得布粟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向嘗以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說布復想洞然無疑於此矣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竟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奸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深欲一至函丈而冗擾未能輒此薦其區區尊意以為何如幸有以教之

與鄧文範

鄧文範 禮部直齋臨川人登淳熙五年進士從文安公學

昨晚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強竊近似以為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識路頭終汨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綿蠻黃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為私意私說而反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

人心不常之如此

柯官宋明說詞錄之官以佚老

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聞秋試一中亦為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以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汙潔雖不同其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汙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啓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尙且遲回春晚當為一行也

二

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杆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略庶幾或悟耳

與姪孫濬

夏末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為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為俗見俗說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魔累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惑也山間近來結廬者甚眾吾祠祿既滿無以為糧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益偉第諸生中有力者寡為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著處費深宰甚有政聲邑人以為久無此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雖欲躬至聞道而未果夏末有復其一書錄往汝觀之非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墮其志哉勸

夸大賦附
已卑矣
屬人者也
但幸瘡痕

哭於顏淵之亡喟嘆於曾點之志此皆楷於蕭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
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簣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
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陸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問伐木絕
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為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
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法尹士亦虞之惑者其
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
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
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
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所植立成就可謂
感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孺孺臍臍其仁淵
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
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
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
念之不正而假竊傳會蠶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熟爛敗
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
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為謙遜者亦
徒為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沉吟堅忍以師心婉孌夸毗
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為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
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為
可惜耳凡今所以為汝言者為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
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與李省幹

某試吏於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
意相與切磋乎此敬延致侯之平甫舊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
此又交一臂而去每為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餘年矣異端充塞聖

經緯蕪質美志篤者尤為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儻有所疑以片
紙寓諸郵筒可也

二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
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游鳳著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
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章章文
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臯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
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于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
盤既乃殫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
爾為麴麴若作和羹爾為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
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
厚猶為之屢數惟本朝理學遠邁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
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
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
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
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
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
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為子思擇師者
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
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為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耀俗誠
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謬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
在此位况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則不
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向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
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當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母
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聞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
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欺也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